致基督徒读者信

致基督徒读者

正如我等无法不以灵魂之痛，哀叹近来如洪水泛滥、淹没此国之诸般谬误、亵渎及种种不敬虔之事；同样，在诸多导致此等不虔之事洞开闸门的罪恶中，我等亦不能不将废弃家庭教导之事，视为其中最大者之一。

撒但之国所赖以建立、并借以维系的两大支柱，乃是无知与谬误；我等脱离此属灵奴役之第一步，即在于眼睛得以开启，从黑暗转向光明，使徒行传26:18。

见人在知识上仍如婴孩，实为令人不快之景象；那些自己尚需被教导神圣言初阶要道的人，又岂能胜任教导他人之责，希伯来书5:12……

知识乃是何等令人向往之成就，以致连鬼魔也深知，再无比知识树的果子更具吸引力的饵，可用以试探我等的始祖：「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善恶。」

悟性乃全人之向导与舵手，是安置于灵魂之舵位的官能；然而正如最有经验的向导也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悟性若缺乏知识之光，亦复如是：无知识，心思不能为善，箴言19:2；生命亦不能为善，永恒的境况也不得确保，以弗所书4:18。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何西阿书4:6。

圣经常将亵渎及种种谬误归咎于无知。身体之疾病，多源于头脑之失调；行为之过度，则多源于判断之谬误：实则，一切罪中，深处皆兼有无知与谬误之成分：因为若罪人真知自己犯罪时所行何事，我等便可就每一项罪说使徒论那极大之罪所说的话：他们若知道，就不会将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他们若真知道，一切罪都是招惹主的忌恨、向天宣战、再次将主耶稣钉十字架、为自己积蓄震怒、留到发怒的日子，并且若蒙赦免，其代价断不能低于主的宝血——那么，罪非但不能引诱人，反倒会使人惊惧；非但不能试探人，反倒会使人惧怕。

欺哄世人犯罪，乃撒但的主要诡计与手段之一：他胜过我等始祖，并非如狮子，而是如蛇一般，以友谊之貌行其仇恨之实，以善之表象诱人入恶；他历来皆是如此，装作光明的天使，遂行其黑暗之诡计，使可怜受骗之人爱上自己的祸患，拥抱自己的灭亡。

对抗一切谬误的绝佳解毒剂，乃是在信仰上有根有基：未曾在真宗教上扎根之人，极易接纳假宗教；毫无属灵知识之人，则极易随流变为任何模样。无水的云，任凭风吹来吹去；无压舱之船，则任凭风暴肆意摧残。

然而可叹的是，我等论及多数人之宗教信仰，正可套用博学的黎维（Rivet）论教父之谬误所言：「那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错谬，不如说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错谬。」是故，多数人接受其宗教，其方式并不胜过土耳其人与教皇党接受他们自己宗教的方式：不过是因为那是他们所处时代与地域的宗教；他们既轻率地接受，也必同样轻易地弃绝。

土地长出恶草，无需别的产婆，只需农夫之手怠于拔除；空气之昏暗，无需别的成因，只需日光

之缺席；水之寒冷，也无需别的缘故，只需其远离火源：因为这些都是本性自然而生的产物。

因为凡稍知自己内心之人，谁不晓得撒但的蒙蔽是何等轻易、何等畅通无阻地进入人心？反观神的灵之感动，我等却是何等难以领受，以致我等再殷勤的努力，也仍嫌不足以敞开心门去接纳。

正如我等无法不以灵魂之痛，哀叹近来如洪水泛滥、淹没此国之诸般谬误、亵渎及种种不敬虔之事；同样，在诸多导致此等不虔之事洞开闸门的罪恶中，我等亦不能不将废弃家庭教导之事，视为其中最大者之一。

撒但之国所赖以建立、并借以维系的两大支柱，乃是无知与谬误；我等脱离此属灵奴役之第一步，即在于眼睛得以开启，从黑暗转向光明，*使徒行传26:18*。

敬虔父母与师长的殷勤努力，若能及早调理其所监护者幼嫩之心，其功效何其宏大，此事已充分显明：不仅因其对彼等所具有之特殊影响——即其权柄、关切、常相左右、并施益之屡屡机会——亦因我等因惨痛经验而目睹之、废弃此责所结之悲惨恶果。

我等本可轻易地在你们面前列举云彩般的见证人，其所行不仅是对此责任之显著称许，亦是对其之郑重劝勉。

亚伯虽已死，却仍藉其榜样向我等说话，叫我等效法其信心，*希伯来书11:4*；亚伯拉罕、约书亚、所罗门之父母、提摩太之祖母与母亲、奥古斯丁之母亲等人之榜样，亦复如是——他们所关切的，既是儿女之身体，亦是其灵魂；其用力既大，其成效亦确然可见。

在这福音正午之时，若非我等惨痛的经验告诉我等，此责任之被忽视，正与其必要性同样严重，我等实不当以为，在如此明白吩咐、如此屡屡劝勉、如此备受鼓励、且历代皆蒙主以祝福彰显认可的责任上，再加陈说劝导，不过是多此一举的冒昧之举。

为使此责任重归其应有之遵行，容我等提出以下双重劝勉。

第一项劝勉，是就家长自身而言：主既将他们安置于高过全家其余成员之地位，他们也当竭力在一切智慧与属灵悟性上，同样超乎其上。

见人在知识上仍如婴孩，实为令人不快之景象；那些自己尚需被教导神圣言初阶要道的人，又岂能胜任教导他人之责，*希伯来书5:12*……

知识乃是何等令人向往之成就，以致连鬼魔也深知，再无比知识树的果子更具吸引力的饵，可用以试探我等的始祖：「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善恶。」

所罗门蒙主赐恩之时，深知再无别的恩典比智慧更当求，免得自己成了自欺之谎言的灯芯，*列王纪上3:5, 9*。

悟性乃全人之向导与舵手，是安置于灵魂之舵位的官能；然而正如最有经验的向导也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悟性若缺乏知识之光，亦复如是：无知识，心思不能为善，*箴言19:2*；生命亦不能为善，永恒的境况也不得确保，*以弗所书4:18*。*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何西阿书4:6*。

圣经常将亵渎及种种谬误归咎于无知。身体之疾病，多源于头脑之失调；行为之过度，则多源于判断之谬误：实则，一切罪中，深处皆兼有无知与谬误之成分：因为若罪人真知自己犯罪时所行何事，我等便可就每一项罪说使徒论那极大之罪所说的话：他们若知道，就不会将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他们若真知道，一切罪都是招惹主的忌恨、向天宣战、再次将主耶稣钉十字架、为自己积蓄震怒、留到发怒的日子，并且若蒙赦免，其代价断不能低于主的宝血——那么，罪非但不能引诱人，反倒会使人惊惧；非但不能试探人，反倒会使人惧怕。

欺哄世人犯罪，乃撒但的主要诡计与手段之一：他胜过我等始祖，并非如狮子，而是如蛇一般，以友谊之貌行其仇恨之实，以善之表象诱人入恶；他历来皆是如此，装作光明的天使，遂行其黑暗之诡计，使可怜受骗之人爱上自己的祸患，拥抱自己的灭亡。

对抗一切谬误的绝佳解毒剂，乃是在信仰上有根有基：未曾在真宗教上扎根之人，极易接纳假宗教；毫无属灵知识之人，则极易随流变为任何模样。无水的云，任凭风吹来吹去；无压舱之船，则任凭风暴肆意摧残。

然而我等特别推荐之知识，并非单凭头脑之知识，亦非徒具思辨；此等知识即使最恶之人、乃至最恶之受造物——那些鬼魔——亦可拥有，且其程度之高，纵是今生最良善之圣徒亦难以企及；我等所指乃是一种内在的、有滋味的知识，乃心中的知识，如那位殉道者所具备的一般——他虽不能为基督辩论，却能为祂而死。这正是使徒所说的属灵的知觉与对神圣真理的感受，*希伯来书5:14*，即「心窍习练通达」。

然而可叹的是，我等论及多数人之宗教信仰，正可套用博学的黎维（Rivet）论教父之谬误所言：「那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错谬，不如说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错谬。」是故，多数人接受其宗教，其方式并不胜过土耳其人与教皇党接受他们自己宗教的方式：不过是因为那是他们所处时代与地域的宗教；他们既轻率地接受，也必同样轻易地弃绝。

内心对神圣事物之真实体味与享受，乃是使我等在最动荡之时代仍能坚立的绝佳保鲜剂；然而败坏而令人不悦的诸般原则，相较于属灵而健全的原则，却对我等更占优势：前者投合败坏之本性，后者则与之相悖；前者不劳而自生，后者却非经痛苦操练不能有成（黎维《圣经评注》卷三如是说）。

土地长出恶草，无需别的产婆，只需农夫之手怠于拔除；空气之昏暗，无需别的成因，只需日光之缺席；水之寒冷，也无需别的缘故，只需其远离火源：因为这些都是本性自然而生的产物。

因为凡稍知自己内心之人，谁不晓得撒但的蒙蔽是何等轻易、何等畅通无阻地进入人心？反观神的灵之感动，我等却是何等难以领受，以致我等再殷勤的努力，也仍嫌不足以敞开心门去接纳。

倘若灵魂真如某些哲学家徒然臆想的那样，来到世间时如同一块「白板」，一张全无字迹、亦无污点的白纸，那么它对善与恶理当同样易于接纳，对二者也不应有孰亲孰疏之别；然而，纵使圣经对此保持沉默，其实际光景何等更为恶劣，凡人皆可由亲身经历明证此事。

因此，真智慧之卓越、必要与艰难，理当激起你们与之相称的追求之力；最要紧的，是当求教训，*箴言4:7*；寻求智慧如寻求隐藏的珍宝，*箴言2:4*。这与你们自身实在大有关系。

我等第二项劝勉，是就家长而言其对家庭之责任。

以上所言，虽是关乎每一位当照管自己灵魂的基督徒个人，然而对于父母及一切掌权者，却是双重相关，因为他们不仅要照管自己，还要照管他人：有些人因无知而不能尽此责，另有些人则因懒惰而不愿尽此责。对前者，我等提出约书亚的榜样——他先从自身做起，然后才顾及全家。对后者，我等只需略提：在那大日，那些父母与监护人将与其儿女及属下有何等可怕的相遇——那时凡曾在他们监管之下的人，不仅要控告他们，更要将自己永远的沦亡归咎于他们。

教会历代以来，从未如今日一般，享有如此精选的助益。每一个福音深入人心的时代，都有其信经、信条、教理问答、纲要及神学范式，皆曾大有裨益。这类健全言语的格式（尽管今日颇受轻视），自神亲自写下十诫、作为当行之事的总纲以来，便一直在教会中沿用；基督也曾将祂那祷告教导我等，作为当求之事的规程。关于此类简明体系之功用，这个时代一位博学的神学家已论述甚详，足以使一切并非存心要不满的人皆感满足。

至于以下诸篇论著之特出优长，我等认为无需赘述国内外见识、学问与操守俱为人所公认者对其所作之高度评价，因这些论著本身之价值已足以为自己作证：黄金无需涂漆，钻石无需着色。我等只需向诸位说：能享有如此的帮助，我等惟有视之为莫大的怜悯（塔克尼博士〔Dr. Tuckney〕论提摩太后书1:13之讲章）。

今日世人惯于对自己所不知之事妄加非议；然而若有人对这些论著心存轻蔑之念，我等只愿以腓力对拿但业所说的话相劝：「你来看」，*约翰福音1:46*。如今读者所享有的一大益处，便是全部经文的附录——借此，读者只需稍加用心，便可获益更多，因为每一项真理，都可就近查考其在圣经中的根据。诚然，若思及今日凡自称说迦南方言者之中，竟有何等意见的巴别、何等奇异的语言混乱，凡有识之士，无不断定先知那句劝勉，正特别适用于这样一个时代，*以赛亚书8:20*，*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下诸篇论著那些可敬而博学的作者们，之所以肯费此辛劳，将经文的证据附于每一条真理之后，正是要使众人的信仰不建立在人的说法上，而建立在神的权柄上；为此，如今已采取相当的措施，将这些经文抄录出来：一则是为避免一项流弊——除拉丁文版外，先前一切版本皆不免于此，令读者大感困惑与灰心——即经文引用有误之弊，如今连最卑微的读者，只要经文全录在案，也能纠正印工在引用特定章节时可能出现的任何差错；再则是为省去逐条查考每一处证据之烦——那本非小事；再则是为帮助那些愿意逐条查考证据、却又难以记住所读内容之人；又则是为使此书可作为圣经的常用参考：因为原本散见于圣言各处的诸多经文，如今在本书中已按其本身的主题归类整理，从而为每一处经文带来亮光。

如你们所见，此项工作之益处既多且大；属灵知识之路因此更为顺畅，而这个时代的无知也更加无可推诿。因此，你若心中尚存对神爱慕之火星，就不要甘于让你的家人对你如此敬慕的那一位一无所知，也不要容让有人恨恶你如此挚爱的那一位。你若对所照管之人的灵魂存怜悯之心，若顾念在基督的日子你当负的忠信之责，若尊重后世子孙，就当竭力撒下这知识的种子，使其得以在后来的岁月中生长。愿你们在此事上忠心，这是以下诸人恳切的祷告：

Henry Wilkinson D.D. A.M.P.

John Fuller

Edward Perkins

Richard Kentish

James Nalton

Ralph Venning

Alexander Pringle

Roger Drake

Thomas Goodwin

Jeremiah Burwell

William Wickins

William Taylor

Matthew Pool

Joseph Church

Thomas Watson

Samuel Annesley

William Bates

Has. Bridges

John Jackson

Thomas Gouge

John Loder

Samuel Smith

John Seabrooke

Charles Offspring

Francis Raworth

Samuel Rowles

John Peachie

Arthur Jackson

William Cooper

John Glascock

James Jollife

John Cross

William Jenkin

Leo. Cooke

Obadiah Lee

Samuel Clerk

Thomas Manton

John Sheffield

Samuel Slater

Thomas Jacomb

Matthew Haviland

William Whitaker

George Griffiths

William Blackmore

© 2026 Westminster 1647 :: https://westminster1647.com/zh/correo